

2015

专家年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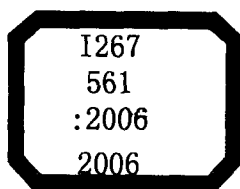
刘会军/主编

年散文随笔新选

收散文名篇于一书，汇随笔精华于一集，尽显年度散文
随笔之盛景与实绩，入选作者广泛，作品题材丰富，风
格与手法多样。既有名人名篇，亦有新人佳作。

专家年选

刘会军/主编



2006

年散文随笔新选

收散文名篇于一书，汇随笔精华于一集，尽显年度散文
随笔之盛景与实绩，入选作者广泛，作品题材丰富，风
格与手法多样。既有名人名篇，亦有新人佳作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6 年散文随笔新选 / 刘会军主编. -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 1

(专家年选)

ISBN 978 - 7 - 5039 - 3160 - 4

I. 2... II. 刘...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7004 号

2006 年散文随笔新选 (专家年选)

主 编 刘会军

责任编辑 潘 艳

责任校对 张 莉

封面设计 李 圣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360 千字

印 数 1 - 4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3160 - 4/I · 1471
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编委会

白 烨 刘会军 贺绍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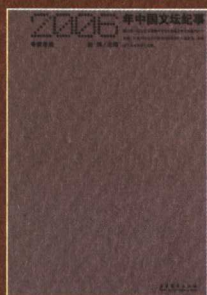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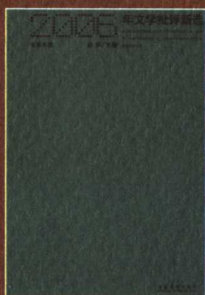
阎晶明 喻 静

总策划

白 烨 仲 江

丛书统筹

斯 日 潘 艳



责任编辑：潘 艳
封面设计：李 圣

编者说明

为检阅文学领域每一年度的盛景实绩，积累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丰硕成果，推荐应予关注与值得阅读的文学新作，我们自2005年起，正式启动“专家年选”丛书。本丛书出版后，深得文坛内外广大读者的厚爱与好评。应读者要求，此丛书将继续编选下去。

因此，我们特别联袂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相关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“专家年选”丛书编委会，由专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出任各卷主编。

“专家年选”的编选，力求体现专家眼光、学者立场，并以严格的遴选与精心的编排，给历史记存精彩而有力的文学足迹，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经典的各类优秀作品。

“专家年选”分为短篇小说卷、中篇小说卷、散文随笔卷、文学批评卷与文坛纪事卷共五种，各卷均于年终完成编选，次年1月出版。

在“专家年选”的编选过程中，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帮助，其重视文化积累和打造出版品牌的意识与追求令人敬佩。此外，一些作家与评论家或出谋划策，或举荐佳作，或慷慨授权，在这里谨致谢忱。

编委会

2006年12月20日

目 录

山居心情	韩少功 (1)
我有一个狮子军	贾平凹 (15)
没有哈利, 只有波特	董 桥 (18)
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游走	采 薇 (20)
桃花烧	周晓枫 (32)
从“月亮”到“月土”	王开岭 (41)
虎跳峡再记	于 坚 (49)
茶与名气	陈世旭 (56)
冬天: 颜色或者一只乌鸦	李 云 (59)
好色	桂 苓 (66)
夜晚之黑与剧院之艳	黑 陶 (78)
潮湿	马 莉 (84)
熬至滴水成珠	池 莉 (90)
巴金之死及其他	陈润华 (107)
光·地·问鱼	朱 鸿 (120)
关于生活和艺术	尚 荣 (124)
薄采其芹	顾村言 (130)

秋郎梁实秋	聂华苓 (133)
在雅典的戴先生	冯骥才 (139)
他和她	吴冠中 (143)
今夜星光灿烂	王安忆 (147)
好像跑了很久(外二篇)	杨永康 (155)
在春天里疯长的几个名词	金 翔 (163)
总有波心一点光	卞毓方 (170)
开花的牙齿	毛云尔 (178)
我心中的严老	何志云 (182)
年画	陈四益 (188)
遍地太阳无数	刘成章 (193)
渐渐(外一篇)	朱以撒 (200)
青瓷碎片	鱼 丽 (205)
咖啡之味	沈 念 (211)
夜语	李木生 (215)
这一握生命如花	费振钟 (223)
嵇康和阮籍	李国文 (233)

糖，下午的时光	洪 放 (240)
序《醉眼优孟》	黄 裳 (245)
我日记中的橡树林	张守仁 (250)
那在后的，将要在前了	华 姿 (260)
春天的蛙鸣（外一篇）	刘伟林 (266)
无可终结的仇	王 芸 (272)
九十九眼泉，差错一眼	冯秋子 (279)
翻阅骊山	乔忠延 (290)
乳话	方 希 (299)
解词三章	汗 漫 (305)
早晨好	张立勤 (310)
冬天手记	陈元武 (315)
我究竟在这艘人世之船上浮想什么	陈 染 (322)
心说（外一篇）	李汉荣 (334)
那块菜地像只鞋	丁 杰 (339)
玲儿，玲儿	董玉洁 (342)
所有的树木鸟群都请安静	钱红莉 (360)

一把藏刀	王宗仁 (364)
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	陈忠实 (372)
有多少东西可以穿透生命	陈启文 (378)
悟读浮生	王晓莉 (386)
编后记	刘会军 (397)

山居心情

韩少功

湖面

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。

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，车头大喘一声，突然一落，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，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。前面还在修路，汽车停在大坝上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乘客如果还要前行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，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，扛住自己的疲惫，到水边去找船。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：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，幸有酒保前来接头，一支响箭射向湖中，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……

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，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，疾风飕飕又余音袅袅，把我嗖地一下射晕了头——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？

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——它建于七十年代中期，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。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相接，构成梯级的品字形，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，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，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。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。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。作为那时的知青，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，步行数十公里，来这里寻购竹木，一路上被长蛇、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战。为了对付国家的



禁伐，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，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，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。有时候谁掉了队，找不到路了，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，就会叫出远村此起彼伏的狗吠。

那时这里也有知青落户，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，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，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。他们落户的地点，如今已被大水淹没，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。当机动木船突突地犁开碧浪，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，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。我知道，就在此刻，就在脚下，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，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，有我熟悉的锅灶和门槛已经残腐，正在被鱼虾探访。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：一个不成形的棋盘。

米狗子、骨架子、虱婆子、小猪、高丽……这些读者陌生的绰号不用记忆就能脱口而出。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，是深深水底的一个个故事，足以让我思绪暗涌。他们三十年前从这里飞鸟各投林，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。但他们此刻的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的声音飘过？

“巴童浑不寝，夜半有行舟。”这是杜甫的诗。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这是张继的诗。“独行潭底影，数息身边树。”这是贾长江的诗。“芦荻荒寒野水平，四周唧唧夜虫声。长眠人亦眠难稳，独倚枯松看月明。”这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俞君祺的诗。……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，绕过一个个潮心荒岛，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褶，深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，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，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。

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，只听到他一句惊讶：“你在哪里？你真的去了八景？”——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。

为什么不？

“你就打算住在那里？”

为什么不？

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。

融入山水的生活，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，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？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，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的生活？难道不值得羡慕和祝贺？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，如果不故作矫情，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。但城市越来越陌生了，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，很难被我细看一眼；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格格不入，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。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，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，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。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现代钢铁鼠疫，还有高墙上长满空调机疙瘩的现代钢铁麻风，更让我一次次惊悚，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。侏罗纪也出现了，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，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。

“生活有什么意义呢？”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，大多找不出答案。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，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，无法再读取往后的声音。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，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，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。未来迟迟无法兑现，也许永远无法兑现——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？对于都市人来说，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？

我不相信，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。

青 砖

房子已经建好了，有两层楼，七八间房，一个大凉台，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。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，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两年多时间。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，也成了我莫大的遗憾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，依山势半坐半悬，有节地、省工、避潮等诸多好处。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，

十分清润和幽凉。青砖在这里又名“烟砖”，是在柴窑里用烟“呛”出来的，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。毫无疑问，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，因此青砖成了秦代的颜色，汉代的颜色，唐宋的颜色，明清的颜色。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，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：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，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，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，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，有根有底，与青色墙体得以神投气合和水乳交融。

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，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，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。大概两年以前，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：青砖已经烧好了，买来了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友，受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。我接到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期，兴冲冲飞驰湖南，前往工地看货，一看竟大失所望。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，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，一经运输途中的碰撞，不是缺边，就是损角，成了圆乎乎的渣团。看来窑温也不到位，很多砖一捏一擦就出粉，就算是拿来盖猪圈，恐怕也不牢靠的。而且砖色深浅驳杂，像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仔。这能盖什么？给炮兵们盖一个藏身的迷彩工事？

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，也惭愧自己的大意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，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，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的死了，老的老了，工艺已经失传。他买的这窝五花仔，还是在邻县费尽了口舌，才请窑匠特地烧制出来的。

老工艺就无人继承么？

他说老工艺赚不到饭钱。现在盖房子都用红砖，是因为红砖由机器生产，图的是价格便宜，质量稳定，生产速度快。红砖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。

那就退货吧。

他更急了，说退货肯定不行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，人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？

没想到建房一开局就砸了锅，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的窑匠师傅那里打了水漂。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，权宜变通一下，吩咐工匠们拿

这些砖去建围墙，或者铺路，或者垫沟。青伪劣烟砖既然成了半废物，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风而来，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阶基——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熟，看得生疑，只是不好说什么。

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用青砖，打电话去问，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，而是装饰用料，撇下运输费用不说，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人倒抽一口冷气。如果我不打算建皇宫，就不能不接受廉价红砖的全面专政。我这才知道，眼下的怀旧成本已经高涨，传统倒成了富人的专利。市场规律逼迫穷人与富人在建筑美学上交换场地：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与水泥，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与石块。这有什么奇怪吗？正如穷人吃上鱼肉的时候，富人倒是点上野菜了；穷人穿上了皮鞋的时候，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布鞋了……市场正在重新分配人们的趣味与习俗。

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：所谓人性，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。情感多与过去的事情相联系，欲望多与未来的事情相联系，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，欲望大多是求新。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，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——这就是欲望。但一个人思念母亲，决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，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，也纯属不可思议，因为那还是母亲吗？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一丝心疼吗？——这就是情感，就是人们对情感符号的恒定要求。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，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在铲除一切旧物，包括旧的礼仪，旧的风气，旧的衣着，旧的饮食，旧的表情以及旧的砖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，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，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。

人终究是人。人的情感总是要顽强复活，即便是在欲望的风暴之下，一不小心还会有冬眠的情感种子破土生长。也许，眼下都市人群里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，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萌动的商业价值，迅速接管了情感，迅速开发着情感，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和消费化。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，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、牌匾、古玩、茶楼、四合院、明式家具等等，把文化母亲变成高消费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，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

买单。

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，这当然是双重打击：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，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，只能站在远远的价格隔离线之外，目光无法抵达贵妇或皇后的慈容，无法抵达自己曾经熟悉的家园。

我也无法抗拒这种打击，最终只盖了个红砖房子。

开荒

手心皮肤撕裂的那一刻，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。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，每天都把钯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，磨掉了几分，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，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，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。嚓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。

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融的一段岁月，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。钯头挖伤的，锄头扎伤的，茅草割伤的，石片划伤的，毒虫咬伤的……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色，老伤叠上新伤。但穿着破烂的青年已经习惯了，朝伤口吐一口唾沫，或者抹一把泥土，就算是止血处理。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，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，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。我们的神经还可一分为二：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，大脑已经呼呼入睡，但身子还在前行，靠着赤脚碰触着路边的青草，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，如同无魂的游尸。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，一声大叫，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过来，惊愕着眼前的草丛和淤泥。

有一天我早上起床，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，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，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，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。还有一天，我吃着吃着饭，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，这就是说，半斤一钵的米饭，我已经往肚子里一共塞下了两斤，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，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……眼下，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，一种身体各个

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。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：从那以后，我不论到了哪里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，最大的噩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，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：“一分队！钯头！簸箕！”

这是哈佬的声音——他是我以前的队长，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哈佬应已年迈，甚至已经不在人世，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，声音宏亮震耳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。就像过量的蜜糖曾经让人作呕，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，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时间，蜜糖与光亮会重新让人怀念。劳动，一个火热和坚实的词，让我双脚重新回到大地，解除了长时间高空飘荡的晕眩。

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，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，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，长久下去会不会肢体退化？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心慌？会不会在食物产销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？德语中的 *Zuhandenheit*（待用）与 *Vorhandenheit*（在用）曾经是海德格尔（M·Heidegger）的关键词，描述了事物的被感知过程和世界存在的奥秘，其词根 *hand* 就是手，就是动手操劳。但很多传统和现代的流行理论，由劳心者们制作，隐含着脂肪肝、糖尿病、厌食症等各种富贵病，总是都把 *hand* 低看三等，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的别号。新潮的“知识经济”和“知本家”一类说法，不过是再一次翻版了上等人的自夸。一位科学院院士在投影机前曾经以一只光盘为例，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，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。女士们先生们，这就是一般劳动 and 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啊。

我当时差一点要冲着热烈掌声站起来大叫：女士们先生们，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？这个例子亏他想得出来！你们把院士先生这个愚蠢的举例写进光盘，那只光盘到底会增值还是会减值？

我当时没有提问，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：我没想到鼓掌者都自以为是赚得那九十九元的时代中坚。

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：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，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，无用的肢体将退化成一些细弱的游须，只要能